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六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翰林編修湛若水校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自箴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  
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  
奸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  
吾之心反君此言我作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  
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



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  
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  
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  
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  
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  
繫曉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  
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  
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蠲除祲灾瑞慶大來兇徒逆傳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  
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  
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虎蛇頌有序

猗玕子逃亂在碓反英及南人云猗玕洞中是王虎  
之宮中碓之陰是均蛇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  
如古君子始知均蛇如古賢士然哉猗玕子奪其



宮王虎去而不回猗玕子侵其林均蛇去而不歸  
借順惠讓可作頌矣

### 虎頌

猗王虎將何與方方古大王非不方于今今也惠讓  
不如王虎之心

### 蛇頌

猗均蛇將何與儔儔古延州非不儔于時時也順讓  
不如均蛇之為

### 讓溪銘有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讓如急溪之濱讓溪

蓋溢水分稱讓水夏讓江海則百里為讓湖二十  
里為讓溪讓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  
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讓溪可謂  
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讓溪若天下  
有如此似讓者吾豈先讓溪而稱頌者乎銘曰  
讓溪之淵誰取盥焉讓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  
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  
人欲不讓者慚遊讓濱

### 異泉銘并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



有迴山山顛是秋崩折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  
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  
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  
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闕折石出焉何用  
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  
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杯薄侯樽銘并序

郎亭西乳有藂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為亭  
石有窾顛者因脩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為杯樽

乃為士源作杯樽銘曰

窾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  
似傾幾歎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  
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狡日益偽薄誰能杖飲  
共守淳樸

退谷銘并序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竇為淵  
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  
時士源以漫叟退脩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  
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  
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  
於戲退谷獨為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  
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杯湖銘并序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即亭有  
菱有荷有菰反古胡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  
自杯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  
曰杯湖銘曰

誰游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杯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  
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  
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為害死雖萬死獨堪污穢或問  
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為人厭者勿泛杯湖

五如石銘并序

淳泉之陽得恠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  
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  
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  
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踞反角居酒石尾有  
穴且如礧反虛者又如瀧反所江者泉可渟澄匝石  
而流入于礧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



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  
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  
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  
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澗涵石彼起如動不  
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七泉銘并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繁方願反於嵌

臼皆澄流清漪旋沁相奏又有藪石歌缺為之島

嶼殊恠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

令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每至泉上

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

終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漣漣忠泉次曰漣漣忠泉

次曰漣孝泉次曰漣南上泉漣次曰漣力泉銘之泉上欲來

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命曰漫泉

盖欲自旌漫浪不戢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

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刻銘以記之

漣泉銘

於戲漣泉清不可濁惠及於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  
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沔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沔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  
飲吾沔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直泉銘

曲而為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  
以命直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忠泉銘

不為人臣老死山谷臣於人者不就污辱我命忠泉  
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為忠臣

淳泉銘

沔沔淳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為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寒泉銘

并序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



老木壽藤垂陰泉之近泉堪成反徒弄維大舟惜其  
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脩其水木泉無名稱也為  
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時當大暑  
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  
舟楫尚存為利未已

陽華岩銘并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  
大岩岩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  
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

名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蕪篆籀俾依石經刻之  
岩下銘曰

九疑萬峰不如陽華陽華嶄峴其下可家洞開為岩  
岩當陽端岩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巔如闢  
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  
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  
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窠樽銘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  
窠石可以為樽乃為亭樽上刻銘為志銘曰



片石何狀如獸之跋其背頰空可以為樽空而臨之  
長岑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  
長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為之力天地開鑿  
日月投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允宜直純  
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丹崖翁宅銘并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

俗曰石圍

赤

有唐節者

曾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  
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  
之作銘曰

瀧山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礧礧

仗礧反

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

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恠石臨淵硎硎

綺硎反

石顛

何得石顛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  
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朝陽岩銘并序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  
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  
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焉  
前刺史獨孤恂為吾剪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為



吾初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絕之名已而  
刻銘岩下將示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恠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  
可謂幽竒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岩絕崖深洞寒  
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况郡城井邑岩洞相對無  
人脩賞競競當使蕪穢刻石岩下問我何為欲零陵  
水石世人不知

浯溪銘有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  
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于溪

口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  
嶢嶢雙石臨淵斷岸夾溪絕壁水實珠恠石又尤異  
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荒溪蕪沒盖久命曰浯溪  
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六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七

與韋尚書書

乾元二年韋陟為禮部尚書東都留守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尚書公閣下結每聞賢卿大夫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禍惡凶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四十足不入於公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蓋懼汚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乘郵而來郵長待結頗如龜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階下本望齒乘郵與諸龜結



待命而退不望尚書不以結齒之於龜以士君子見  
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  
古人所以愛經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採輿童之誦者  
蓋為其能明古以論今方正而不諱悉人之下情結  
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來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  
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

乾元二年李揆為  
中書侍郎平章事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  
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  
山野過為知己猥見稱譽辱在鄉選名污上第退而  
知耻更自委順亦數年矣中逢喪亂奔走江海當死  
復生見有今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  
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辭避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  
蹈舞帝庭即日辭命擔囊乞丐復歸海濱今則過次  
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禮  
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  
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  
相公以為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某  
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章洪州書

上元二年章  
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無殿中侍御史  
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今當世頌其德  
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  
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  
公中丞為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  
以為賞中丞之功未當論中丞之冤至濫端公不知  
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為有冤濫未申而生此憤痛某  
於端公頗為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便即責使冤  
濫者豈獨中丞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  
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

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辨誤耶有小人  
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  
荆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  
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請說以自喻  
昔泗上有鄰家有朋友遊者鬪之遊東家則曰公之  
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  
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人見其友  
亦如鬪主人之論於是鄰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鄰家  
之翁怒將相絕里有正信之士為辯之然後鄰家通  
歡鄰友相善荆南與江西猶鄰家也某其友乎遊者



方相聞誰為正信之士一為辯之某敢以此書獻端  
公閣下

與呂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  
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  
污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劇為之箴於身豈  
願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耶某性荒浪無拘限  
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  
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為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  
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負散冗  
者為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哉某一身  
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豕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  
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  
年過四十弱子無母年未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  
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徇名利  
齒於奴隸尚可羞而況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  
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  
削人多相榮其實自憂相公恐令某漸至畏懼而死  
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  
籍紙筆煩贖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

永泰中何昌裕為戶部員外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弁時俗廢之久矣非好古君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也苦不愛使事之服時世之中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異於制度凡裘領緇界緇緣緇帶其餘皆褐帶聯後縫中腰前繫愚巾頂方帶方垂方緇為為之玄絲為綾次山白衣帶中裘雖不為時人大惡亦嘗辱其嗤謂方欲雜古人衣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弁與凡裘正相宜若風霜慘然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弁衣凡裘若大暑蒸濕出見賓客次山則戴愚巾衣野服野服大抵緇褐布葛為之也腰擔為裳短襟為衣裳下及屨衣垂及膝下不審夫子異時歸休適在山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為宜當各造一副送往元次山白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訟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我彼則指詠時物會



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  
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吳興沈  
于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  
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猶見師  
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  
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  
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兵興  
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馬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  
方祖師者不見近作畫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  
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  
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高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  
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歎之至言可極耶次  
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  
如其心次山污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慚羞時  
復飲酒求其安家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  
九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  
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子子戊  
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瀕浪遊吳中佐卿瀕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江崔異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為序以送遠云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耳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春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戲材業次



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知已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峰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石老樹壽藤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詣繞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竒恠陽華之殊異漣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搏鳧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



紛人間博陵崔曼感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  
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屬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  
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  
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樹勲庸垂名聲若求先達  
賢異能相投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主人能  
用其一言遂開城千里威震絕域張公往在淮南遂  
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施而不為今海內兵革  
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所宜緩步  
富貴從容謀畫以節酒平氣槩耳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中漫叟浪家于潏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  
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  
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  
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  
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  
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  
以遊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  
彼驅驅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  
胡頑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為  
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



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問進士 永泰二年  
道州問

第一

問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戢控強兵據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為辭內實理車甲招賓客樹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亞者公侯尚不滿望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能制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捨而不問則未覩太平秀才通明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須致仁壽其策安出子其昌言

第二

問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不離一尉至于入廊廟總樞轄則當時名聲籍甚者得至焉今商賈賤類臺隸下品數月之間太者上汚卿監小者下辱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如專經以求進立文而望達者若不困頓於林野則必悽惶於道路今日國家行何道得九流鑑清作何法得僥倖路絕施何令使人自知耻設何教使賢愚自分



第三

問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虛雀鼠猶餓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有餘萬遭歲不稔將何為謀今欲勸人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餒不救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戍則又寇盜猶在尚須防遏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戰無兵用何謀使縱遇凶年亦無灾患

第四

問往年粟一斛估錢四百猶貴近年粟一斛估錢五百尚賤往年帛一匹估錢五百猶貴近年帛一匹估錢二千尚賤今耕夫未盡織婦猶在何故往年耕織計時量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餒何故今日甘心寒餒惰遊而已於戲曩時粟帛至賤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貴衣食至難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試一商之欲聞其說

第五

問古人識貴精通學重無博不有激發何以相求三



禮何篇可剛三傳何者可廢墨氏非樂其禮何以儒家委命此言當乎彼天女天孫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弟妹是誰馭僮與僮奴寧分一純將二精何說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婦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毒銅產於何國何鄉無水可飲何地卧冰而温何人恩信過於田橫何人壯勇等於關羽何人鑿坯而遁何人終稱門無淺近之不為忠說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七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八

時議三篇 有表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以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為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進士元結表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  
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  
勇之徒在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  
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回矣天  
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陵強寇頓軍岐  
陽山及渭西曾不踰時竟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  
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陰姦逆尚餘今山谷江湖  
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咸轉  
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  
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  
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  
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  
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  
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  
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  
恨陵廟為凶逆傷污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  
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  
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喜改如  
此所以能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謙



和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  
常備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叅詳而進萬姓疾苦時  
或不聞而廐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  
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  
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諧臣戲官怡愉天顏  
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  
自一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  
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  
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論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  
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家  
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  
貝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  
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  
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  
聞之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  
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力役乞  
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  
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



死生悲憂道路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  
自處若不安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  
益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  
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  
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  
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  
早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  
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  
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理之能無端內吾屬議於  
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  
攻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  
或曰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  
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誥皆嘗言及言雖慤懃  
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詔憂  
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  
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  
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  
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



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姦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 管仲論

自兵興已來今三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甫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言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當少容與焉至如相諸侯材量亦似不足致齊材材量極矣使仲見帝

王之道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疆富則合請其

人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

作之和諸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

更疆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臨於魯魯不敢不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



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  
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簡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  
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  
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  
國不攻小疆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  
爭兵戈相臨誰為疆弱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  
良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謀國猶豫宜往問  
之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  
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  
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  
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  
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  
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  
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  
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  
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  
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  
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  
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



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  
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  
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  
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  
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  
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  
刀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  
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惑當  
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  
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

諫諍如初又甚不可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進禮  
兵及王之宮兵及王之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  
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  
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  
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  
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則未亡矣秦於  
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智及也  
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歟仲曾是  
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  
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矣

文辭  
作乎矣



寤五計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  
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  
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  
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寤婢一人在人主  
左右以寤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  
侯侯家得寤婢寤則寤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  
以婢寤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寤則  
假寤其言似不怨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寤  
病寤中寤言非所知也引寤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

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寤愈甚奴於是重窺侯  
意先事寤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  
侯禍機因寤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  
納客為上賓復方六其奴命曰寤良氏子孫世在  
子郃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寤言以譏諫人主悔過  
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  
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郃侯夷  
奴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



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  
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  
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  
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反喻求  
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  
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  
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  
其妾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  
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  
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園丐  
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取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  
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髡  
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  
覩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  
迺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  
幸不在山林亦宜且髡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  
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  
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  
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蒙時人相謂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

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走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檢又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無所施漫也何效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足耻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漫流於世世九派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白縣大夫張粲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麇鹿為二賢羞賓客何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豺為麇梟為鷓鴣蝦蟇為兔將以豐江外庖厨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歲久戰爭日甚生人怨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豺虎將恐虎窟公城豺遊公庭梟集公楹群蛙匝公而鳴敢



以不然之論返化君英賈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宜  
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英所謂待吾化豺虎  
然後羞於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人為君子化  
諂媚為公直化姦逆為忠信化競進為退讓化刑法  
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皆涵純樸豈止  
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耶次山故編所言為

凡之論

辯惑二篇有序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興先所為故引之作辯惑  
二篇以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為勸懼

之方

上篇

陽朱公叔為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惧罪自去  
取不舉法彈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  
德者也苟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  
時之過公叔之為也是哉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  
蓋欲禁貪邪絕兇暴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蒙異世  
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  
沮勸則賞罰何為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害故官  
人以理之加其爵祿使其富貴蓋為其能理養人民



者也彼乃絕理養之心以殺奪為務去而不理而曰  
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為盜  
具將天下法令而為盜資乎致使金寶千囊財貨百  
車令彼盜類各為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第五興先為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蒙削免者甚  
六先以奉使稱職獲遷官焉感者曰興先能糾劾  
直哉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貴久  
其法明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  
長耶何得興先暴將威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

斯多乎若漢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知  
興先則亂生於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為感者聽我商  
呼畏陷人於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  
示其必常也人始知懼先王欲人自名故為善者  
守之俾人勸而無懼然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  
令似衣冠不可脫去如此慙慙乃能措刑殺致太平  
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  
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興先之  
為是也乎衆人之感喻無

喻友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

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曠五拜不識禮度

恐有誣良士反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

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如吏部試詩賦論策已而

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

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欲留長安依

權徘徊相謀因諭之曰昔世已來共尚丘園潔

白之士蓋為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飢寒切之不

為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

束帛以先意薦論擁篲以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傅

聽其言則可為規戒考其行則可為師範用其材則

約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隨

駑駘入棧櫪中食下厩賢上下候辨反為人後騎

卓隸受鞭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則介潔

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偕歸於戲貴不專權

罔惑上下賤能守分不苟永取始為君子因喻鄉人

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編為喻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八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九

元魯縣墓表

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

於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

其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

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

之召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

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

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

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



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戒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戒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下首之徒也哉未嘗皂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何以戒綺紈梁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哀丘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為陷邑乾元己亥為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銜郭亂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丘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名顯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絕貪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今吾有哀丘之怨歟

左黃州表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遊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



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  
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  
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  
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  
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  
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  
以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居  
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黃人多去思故  
為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  
吏與女巫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呂公表

上元二年置南都於荊州為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  
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峽中湖南及武陵澧陽  
以凡一十七州為荆南節度觀察使公理荆南三  
年五十一薨于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  
未馱兵革不愛蒼生歟公明不盡人之私惠不取人  
之愛威不致人之懼令不求人之犯正不刑人之僻  
直不指人之恥故名不異俗跡不矯時內含端明外  
與常規其大雅君子全於終始者耶公所以進退其  
身人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頌元



化者誰預頌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人將得於公而公忘其所得乎結等迹參名業嘗在墓下將紀盛德示於來世故刻金石留於此邦

### 惠公禪居表

沂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為全已無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喻使耕織必思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為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阜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

人欲增脩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脩廊夏寒松蒼周流清泉岑嶺複抱衆山回旋斯亦曠絕之况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謗人及人將善固不以事為累吾以所惑咨於禪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我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我復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焉能盡禪師之意乎縣大夫孟彥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



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群黎  
將引天下同於湧溪

### 夏侯岳州表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歿于私家門人弟子愛思  
不忘願旌遺德將顯來世會予詔許優閑家于樊上  
而公作表庚子中公鎮岳州予時為尚書郎在荆  
兼府嘗因廉問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

州小比太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寬  
恕靜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說為當時法則及公  
罷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孺

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夫壽辰樂戀意適  
然吾是知道勝於內者物莫能撓德充於外者事不  
以公之所至其獨有乎於戲公既壽而貴保家全  
於今之世誰不榮羨於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縣  
夫李公狀著之矣

### 舜祠表

有唐乙巳歲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元結  
以虞舜葬於蒼梧之九疑之山在我封內是故申明  
前詔立祠于州西之山南已而刻石為表於戲孔氏  
作虞書明大舜德及生人之至則大舜於生人宜以



類乎天地主人奉大舜宜萬世而不戢考大舜南巡之年時已一百一十二歲矣自中國至蒼梧亦幾有萬里蒼梧山谷深險可懼帝竟入而不回至今山下之人不知帝居之宮帝葬之陵嗚呼在有虞氏之世人民可奪其君耶人民於大舜能忘而不思耶何為而不歸何故死於空山吾實感而作表來者遊於邦登乎九疑誰能不感也歟

### 崔潭州表

乙巳歲潭州刺史崔灌去官州人衡州司功參軍鄭澗為鄉人某等請余為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謠頌之聲達于朝廷褒異之詔與人為程及領此州在令日能使孤老寡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強利害賈人就食之類各得其業職役供給不匱而當於有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大戎為虞未即徵拜使蒼生正暘於歌反而去其麻蔭使蒼生正渴而救其清源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冤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於戲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內品刑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豎暴類貪夫姦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有者豈獨真刺史



耳鄭淵之為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蓋懼清廉  
正直之道溺於時俗君子遺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  
其意而已矣

張處士表

永泰丙午中處士張秀卒於戲吾嘗驗古人將老死  
各遠跡時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  
興時世不合必識高行獨與時世不合不然則剛  
逸與時世不合彼若遭逢不容則身不足以為  
福將家族以隨之至於傷污毀辱何足說者故使之  
矯然絕世逃其不容直為逸民竟為退士枕石飲水  
終身而已當時之君欲以祿位招之有土之官欲以  
厚禮處之彼驚惧抗絕而去時之見能如此所以充  
焉嗚呼處士與時不合者耶而未能矯然絕世  
禮法相檢不見容悲夫

菊圃記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墻下及再  
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芳  
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  
猶宜徙植脩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  
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



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為之圃重畦植之其地  
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  
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為助興  
之物為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於記後

### 廣宴亭記

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飲於鮮上而為候  
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  
為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  
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歆因而脩之命  
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  
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  
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馱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  
富裁畜簡札待為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 殊亭記

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  
吉正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  
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况於人哉公能令人理使  
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為涼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  
木相蔭常多清風巡回極望目不馱遠吾見公才殊  
政殊跡殊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



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敷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一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一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蕪之香草以禪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刺史廳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乃存亡休感之係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爾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憲肅一若不心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懦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歆侵奪蕪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廡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



已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茅閣記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嘗歆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一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以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於此何為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麻之於虛賢人君子為蒼生之庥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長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九疑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心也彼如嵩華之峻崎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徃徃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



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以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封君表作園囿耳但苦當小者拘限常情牽引古製不能有所改矧也如何九峯略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寒亭記

在江華縣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壙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烝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九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十

為董江夏自陳表

言月日勅使某官某乙至賜臣制書示臣云云  
見詔旨感深驚懼臣豈草木不知天心頃者潼關  
守皇輿不安四方之人無所繫命及永王承制出  
鎮荆南婦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離心臣  
謂此時可奮臣節王初見臣謂臣可任遂授臣江夏  
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盜侵偏總兵東下旁牒郡縣皆  
言巡撫今諸道節度以為王不奉詔兵臨郡縣疑王  
之議聞於朝廷臣則王所授官有兵防禦鄰郡並邑



疑臣順王旬日之間致身無地臣本受王之命為王奉詔王所授臣之官為臣許國忠正之分臣實未虧蒼黃之中死幾無所不圖今日得達聖聽今臣年六十老母在堂縱未能奉義捐生則豈忍兩忘忠孝臣少以文學為諸生所多中年自願逸在山澤聖明無甘為外臣無何以鄙僻之故反為人知遂汚官次至今日臣又頃年貶謫罪未昭洗今所授官復越罷歸待罪是臣之分今陛下以王室艱難寄臣方面亦已忘身許國誓於皇天伏惟陛下念臣懇至謹因勅使某官奉表以聞臣某云云謹言

辭監察御史表

上元元年進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勅除臣監察御史裏行依前南東道節度參謀忽承天澤不勝慶喜負荷恩伏增憂懼臣在至德元年舉家逃難生幾於死出賊庭遠如海濱敢望冠冕陛下過聽疑臣有才謀可用謂臣以忠正可嘉枉以公詔徵臣延問當時之事言未可取榮寵已殊事未可行授任過次其時以康元狡逆陛下憂勞臣亦不辭疲駑奉宣聖旨招集士卒師旅未成又逢張瑾姦凶再驚江漢臣恐陛下憂無制變遂曾表請用兵陛下嘉臣懇愚頻降恩詔



聖私殊甚特加超擢至今臣自布衣未踰數月官忝  
風憲任兼戎旅今不勞兵革凶豎伏辜臣不可終以  
無能苟安非望自姦臣逆命於今六年愧無才能苟  
求祿位分符佩印不知慙羞戮辱及之死將不悔陛  
下忍而從者其可勝言臣才弱識下非智無謀循涯  
小實自知耻臣老母多病又無弟兄漂流殊鄉孤  
山養伏願陛下矜臣愚鈍不合齒於朝列念臣老  
臣得以奉養則聖朝無辱官之士山澤有純孝  
之臣不任悃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臣云  
云謹言

為呂荆南謝病表

上某言臣自去秋疾疹以至今日轉加羸弱庶事不  
附某官口奏請替某月日又進狀陳情未  
入許伏增憂懼陛下應以臣久曾驅策未忍替臣  
負憂陛下方隅切湏鎮守臣不能起止四十餘日  
艱虞之際實慮變生今淮西敗散唐鄧危急在臣病  
瘵豈敢偷安伏望天恩即與臣替儻餘生尚在得至  
闕庭犬馬之心死生願畢不勝懇款之至謹遣某官  
奉表陳乞以聞云云

請節度使表

寶應元年進



臣某言臣自以愚弱無堪遠跡江湖全身之外無所  
冀望陛下過聽徵臣顧問今臣起家數月之內官忝  
臺省爾來三歲無益効用愧耻之甚在臣無喻臣竊  
以荆南是國家安危之地伏願陛下不輕易任人陛  
下若獨任武臣則州縣不理若獨任文吏則戎事多  
自兵興已來今年八年矣使戰爭未息百姓勞弊多  
江使不當致使敗亡伏惟陛下審擇重臣即日鎮  
陛下上游之地救愚臣不逮之急謹遣某官奉  
表以聞

乞免官歸養表

臣某言臣以為才不稱任位過其量不自知分禍辱  
及臣才不如人量實褊僻踰越秩次忝辱衣冠人  
慙臣自知愧臣少以愚弱不願為吏書學自業  
不儒家今迹在軍中日預戎事此過臣才分近於  
守者矣臣常恐荒浪失於禮法自逸山澤預於生  
類今穢污臺省紊亂時憲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  
矣伏惟陛下察臣才分不令亂官則貪冒苟進之徒  
自臣知耻陛下若官不失人則天下自理故曰天下  
理亂繫之官人臣以為官人之難無敢易者陛下焉  
可易於臣哉臣無兄弟老母久病所願免官奉養生



死願足上不敢污陛下朝列是臣之忠下不欲貽老  
母憂懼是臣之孝願全忠孝於今日免禍辱於將來  
伏惟陛下許臣免官許臣奉養在臣慶幸無以比喻  
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云云

謝上表

廣德二年道州進

不言去年九月勅授道州刺史屬西戎侵軼至十  
臣始於鄂州授勅牒即日赴任臣州先被西原  
陷節度使已差官攝刺史兼又聞奏臣在道路  
才恩命者三月臣以五月二十二日到州上訖耆老  
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

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  
聚尚未歸降臣見招輯流亡率勸貧弱保守城邑

山林異望秋後少可全活臣愚以為今日刺史

悉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

才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一州之人不叛則亂

將作矣豈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

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

衆則刺史宜精選御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

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一年

問其流亡歸復幾何田疇墾闢幾何二年間畜養比



初年幾倍可稅比初年幾倍三年計其功過必行賞  
罰則人皆不敢冀望僥倖苟有所求臣實孱弱辱陛  
下符節陛下必當御擇臣固宜廢歸山野供給井稅  
臣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再謝上表

永樂二年進

亦言某伏奉某月日勅再授臣道州刺史以其月  
日州上訖臣前日在官雖百姓不至流亡而歸復  
無一二雖寇盜不犯邊鄙而不能兵救鄰州雖  
具歛僅能供給而有司不無罪狀雖人吏似從教令  
而風俗未能移易臣又多病不無假故水旱災沴每  
歲不免疾疫死傷臣州尤甚以臣自訟合抵刑憲聖  
月寬貸猶宜奪官陛下過聽重有授任伏恐守廉讓  
臣為苟安祿位抱公直者以臣為內懷私僻有  
謂者辱臣於臺隸之下用刑法者罪臣於程式之  
臣所以不敢即日辭免待陛下按驗虛實然後歸  
司今四方兵革未寧賊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甚  
官吏侵剋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  
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官伏望陛下特加察  
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誰不自私臣實不  
敢所言狂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



表陳謝

廣德二年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赦宣示百姓訖伏惟陛下以慈  
惠馭兆庶以謙讓化天下凡所赦宥皆允人望凡所  
敦勸皆合大經生識之類不勝大幸臣方領陛下州  
下陛下符節不得稱慶下位蹈舞闕庭不任歡戀

永泰元年賀赦表

自某言某月日恩赦至州宣示百姓訖百姓貧弱者  
多勞苦日久忽蒙惠澤更相喜賀歡呼忭躍不自禁

止伏惟陛下增脩典禮弘正紀度勞謙慈惠與人更  
實興王之盛烈明主之至德戴履天地誰不慶  
方守州縣不得蹈舞闕庭無任歡忻之至

請省官狀

乾元三年  
上來大夫

唐鄧等州縣官

方城縣舊萬餘戶今二百戶已下其南陽向城  
等縣更破碎於方城每縣正員官及攝官共有六  
十人

以前件如前自經逆亂州縣殘破唐鄧兩州實為尤  
甚荒草千里是其疆畝萬室空虛是其井邑亂骨相  
枕是其百姓孤老寡弱是其遺人哀而恤之尚恐寬



怨肆其侵暴實恐流亡今賊寇憑凌鎮兵資其給養  
今河路阻絕郵驛在其供承若不觸事救之無以勞  
勉其苦為之計者在先省官其方城湖陽等縣正官  
及攝官并戶口多少具狀如前每縣伏望量留令并  
官一人餘並望勒停謹錄狀上

請給將士父母糧狀

上元元年  
來大夫

軍將二千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

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  
軍中為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

可以全義勇豈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

恤以仁惠今軍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

饑日甚未嘗有辭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

衣食則義有所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

錄狀上

請收養孤弱狀

上元元年  
來大夫

當軍孤弱小兒都七十六人

張季秀等三十九人  
無父母周國良等三

十七人有  
父兄在軍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俱  
亡誰家可歸傭丐未得有父兄者其父兄自經艱難



久從征戍多以忠義遭逢誅賊有遺孤弱子不忍棄  
之力相恤養以至今日乞令諸將有孤兒投軍者許  
收驅使有孤弱子弟者許令存養當軍小兒先取回  
殘及回易雜利給養謹錄狀上

奉呂著作狀寶應元年奏

荆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無御史大夫呂謹姪  
季重

右見任秘書省著作郎

以前件狀呂某立身無私歷官清儉身沒之後家無  
餘財長男幼小未了家事前件姪質性純厚識理通

敏仁孝之性不慙古人自其疾甚不視事向五六十  
軍府之事皆季重諮問事無大小處之無情以臣  
季重不獨為賢子弟今時穀湧貴道路多虞漂  
鄉無以自給伏望天恩與季重便近州一正員  
其恤養孤幼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免科率狀廣德二年奏勅依

當州准勅及租庸等使徵率錢物都計一十三萬  
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一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文嶺南西原  
賊未破州已前



三千九百七貫九百是賊退後徵率

以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庸租等諸使文牒令徵前件錢物送納臣當州被西原賊屠陷賊停留一月餘日焚燒糧儲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州盡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未有安者若依諸使期限臣恐坐見亂亡今來徵率伏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界守投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恩自州未破已前百姓久負租稅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已後除正租正庸

及准格式合進奉徵納者請據見在戶徵送其餘科平並請放免容其見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似可活即請依常例處分伏願陛下以臣所奏下議苟若臣所見愚僻不合時政干亂紀度事涉虛官尸祿欺上罔下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謹錄奏

奏免科率等狀

永泰二年奏勅依

當州奏永泰元年配供上都錢物總一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三十五文

四萬一千二十六貫四百八十九文請據見在



堪差科徵送

九萬一千六百六貫五百四十六文配率請放免

以前件如前臣當州前年陷賊一百餘日百姓被焚燒及掠幾盡去年又賊逼州界防捍一百餘日賊攻陷邵州臣州獨全者為百姓捍賊今年賊過桂團練六七十日丁壯在軍中老弱餽糧餉三年人實疲苦臣一州當嶺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一處嶺南諸州不與賊戰每年賊動臣州是境上之州若臣州陷破則湖南為不守之地在於徵賦稍令

優於今使司配率錢物多於去年一倍已上州縣徵送者多於去年二分已下申請於減使司未許伏下以臣所奏令有司類會諸經賊陷州據合差三當州每年除正租正庸外更合配率幾錢庶司隨時加減庶免百姓每歲不安其今年輕貨支米等臣請准狀處分謹錄奏聞

論舜廟狀

永泰二年奏勅依

右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以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已來置廟山下年代寔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醑荒



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歿於荒裔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時拂灑示為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玄澤及於無窮  
謹奉奏聞

舉處士張季秀狀 永泰二年奏勅依

僻在嶺隅其實邊裔土風貪於貨賄舊俗多習  
獮季秀能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學為業不求  
知寒餒切身彌更守分貴其所尚願老山林臣切  
以兵興已來人皆趨競苟利分寸不愧其心則如季  
秀者不可不加褒異臣特望天恩令州縣取其穩便  
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兩頃免其當戶徭役令  
遂其志此實聖朝旌退讓之道亦為士庶識庶  
方謹錄奏聞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十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

縣令箴

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  
禍福為其噓喻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  
實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  
或曰關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  
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規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  
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  
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  
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  
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少拜候  
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  
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孛參遊宴者或刑  
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  
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  
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  
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  
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  
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  
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  
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山  
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  
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  
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箴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



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  
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  
者耶何不曰使吾得兩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  
將娛音稀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  
此此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  
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義然凡之別稱終  
二論孰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  
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  
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  
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  
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  
嗟次山為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  
山猶臺隸不敢干其主及為戲乃或與次山猶  
伊伊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為戲無似非如何  
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為戲似非之非者耶  
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  
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  
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



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

三月一酸多音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

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

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尔何樂然尔我曰

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

我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

山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

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

表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

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

時規

乙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

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

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

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

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



使人民免賊害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 心圓

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兒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污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

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兒之樂園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懽以順長老之意歸  
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懽道然也苟為爾乎  
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  
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懽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  
一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  
無惡我之小曲真懽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  
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  
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  
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  
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為曲言矣強全一懽以為  
不喪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懽豈不能  
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苟能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  
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  
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  
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  
不可姦邪凶惡其鬪音乎元子聞之頌曰吾  
以顏貌曲全一懽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  
此者何以自免

### 水樂說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磳之懸



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  
之水取歌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  
便

訂司樂氏

或曰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  
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  
人以南磴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  
奚烏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  
山病餘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  
泉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了過

聞而來實污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季川問曰尚疑  
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  
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  
為錯亂紛惑甚不可聽况懸水淙石宮商不能  
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  
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  
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  
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浥溶不變司樂氏  
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浪翁觀化 并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  
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之行化為萬物萬  
物之化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

有化無

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  
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  
求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說

化相化

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  
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  
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  
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  
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



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犬豕父子為憊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  
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  
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  
權  
心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  
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  
州里化為禍邸姦兇為恩幸所迫廝阜化為將  
帥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  
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彈於鳥獸江湖化為鼎  
鉞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祠禱翁

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  
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  
言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  
乎

### 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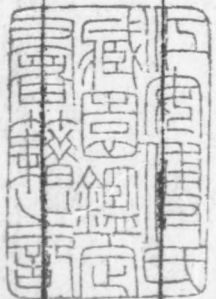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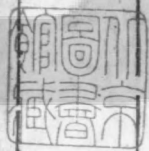
向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  
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  
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  
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  
鳥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



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鬥鬪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  
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  
日月非虎豺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  
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  
藪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  
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  
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  
死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救呻  
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  
骨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  
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  
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終





明初刻本漫叟文集十卷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線即  
此本所從出也舊為顧抱冲所藏十里為之題簽移為  
宋本誤矣昨自陶蘭泉許啟得對讀一過補脫文一  
行銘三首改字得數十雖非宋本要自足珍身  
乙丑十二月初五日天津寓齋松佐日記  
卷尾有銘丙辰夏。連安錢吉手整於養拙齋一行

拾遺續

唐亭銘有序

洛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餘丈周迴四十餘步西面  
在江口東望嵒基北臨大淵南枕洛溪唐亭當乎  
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  
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  
厭者寒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  
命曰唐亭旌有獨也銘曰

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  
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旁亭石上篆刻此銘

嵒臺銘有序

洛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  
至丑寅峯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尺下  
當洄潭其勢硯礮半出水底蒼然泛若波石巔勝  
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峰數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



幽奇於戲古人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  
瞻眺則必山顛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  
崕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崕臺峭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  
局促借君此臺一縱心目陽崖龍琢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  
示後人

東崖銘有序

崕臺西面較高迴在崕亭為東崖下可行坐九人其為  
飛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

崕臺蒼蒼西崖雲端亭午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  
事不安



南